

俄罗斯飓风

[俄]亚·谢根 著
傅石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лухи об удивительной футбольной
команде, родившейся
Светлоярске на базе Детдом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Появились прогнозы, обещающ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стопроцентно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е ей великое футбольное будущее.
двухтысячном году Ураган пришлось играть пока еще только
в юношеском состав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во взрослых лигах,
победы и поражения, взлеты и падения — всё, еще было впереди.
чемпионские звания и еврокубки — всё, еще было впереди.

俄罗斯飓风

[俄]亚·谢根 著

傅石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лухи об удивительной
команде, родившейся
в Сестрорецке на ба-
зе всей стране. Появились про-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стопроцентно обеспе-
чающие ей великое футбольное будущее.
двухтысячном году Ураган пришлось играть пока еще только
в юношеском состав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во взрослых лигах.
Победы и поражения, взлеты и падения — все еще было впереди.
чемпионские звания и еврокубки — все еще было вперед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飓风/(俄罗斯)谢根著;傅石球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3

ISBN 7-5327-3788-8

I. 俄... II. ①谢... ②傅...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152 号

A. Сегень
Русский ураган

本书根据《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ОК》
2000 年第 9—10 期译出

图字: 09-2004-35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俄罗斯飓风
〔俄〕亚·谢根 著
傅石球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788-8/I·2135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Слухи об удивительной футбольной
команде, родившейся
Светлоярске на базе Детдом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ись 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Появились прогносты, обеспечив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стопроцентно предсказывающие
ее великое футбольное будущее.
двухтысячном году Ураган пришлось играть пока еще только
в юношеском состав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во взрослых лигах,
победы и поражения, взлеты и падения — все еще было впереди.
чемпионские звания и еврокубки — все еще было вперед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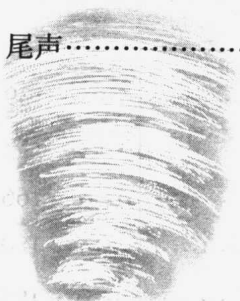
目 次

第一部 维克鲁塔索夫奇遇记

第 一 章	逐出天堂·····	3
第 二 章	飓风·····	7
第 三 章	得救 ·····	13
第 四 章	令人震惊的艾瓦佐夫斯基 ·····	22
第 五 章	投机 ·····	39
第 六 章	残缺的圆 ·····	45
第 七 章	弃老大娘而去·····	57
第 八 章	把我刮走吧,我的飓风! ·····	66
第 九 章	“好小伙子” ·····	78
第 十 章	白布尔主义 ·····	91
第十一章	诸神之死·····	103
第十二章	涡流式的日珥·····	121
第十三章	在地狱里·····	139
第十四章	炼狱·····	157
第十五章	在红街的“红旅馆” ·····	166
第十六章	伽兰忒亚·····	180
第十七章	中场休息·····	198

第二部 维克鲁塔索夫的崛起

第十八章	朝见妻子的历程.....	209
第十九章	一个哥萨克策马穿过山谷.....	222
第二十章	狄纳莫-采斯卡	235
第二十一章	十足体育型的骗局.....	243
第二十二章	一场纯洁的性交.....	253
第二十三章	复仇的雄鹰.....	263
第二十四章	列宁将活着.....	276
第二十五章	“苏维埃政权”饭店	291
第二十六章	勉强还活着的人.....	302
第二十七章	别了,亲爱的苏维埃政权!	310
第二十八章	论孩子们的害处.....	316
第二十九章	太平湖的秘密.....	327
第三十章	小沙皇.....	342
第三十一章	恢复原状.....	354
第三十二章	浪子回家.....	364
第三十三章	决赛 生日.....	376
尾声		383



第一部
维克鲁塔索夫奇遇记

第一章 逐出天堂

追求舒适的人成不了前锋！

——亚历山大·波诺马廖夫

桌上放着一叠摞得整整齐齐的纸、两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和一块洁白无瑕的橡皮，它们雄辩地证明，这个如此发狂地在自己房间里前后踱来踱去的人已恍然大悟了。匆匆地朝镜子看了一眼后，他自己也看到，镜中的影像用来迎接他的已不再是平时那种微微有点轻佻的目光，而是一种锐利如鹰的目光，它充满了灵感和要使俄罗斯变成一个幸福的国家的决心。

“列夫·伊万诺维奇！”他满腔热情地对放在桌子上的伟大的守门员的照片说，“我定会像您所嘱咐的那样把一切事情都办成！”

接着他走近窗户，把窗子开大一点，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不够。傍晚渐渐降临，一个闷热和不祥的傍晚，一个因情敌的生日即将来临而变得令人沮丧的傍晚。

情绪激昂的男子汉看了看钟。离最后通牒到期的时刻只剩下十五分钟了，他勇敢地一挥手，说了一句情敌爱说的话：

“与我无关！”

接着深深地、急促地吸了一口气，并吐出了一句话：

“上帝保佑！”

他在桌旁坐下,拿起一支铅笔,探究地细细察看石墨笔尖。用这种笔尖可以扎穿一只正在飞的蚊子。

“不能用来写标题,”充满灵感的男子汉嘀咕了一句,拿起另一支削得不那么尖的铅笔,果断地在雪白的纸页上写下了:

列夫·雅申的秘密

他好像干完一件重活似的往后仰靠在沙发椅的椅背上,开始斟酌要不要把标题改成“列夫·雅申的极大的秘密”。思考令人苦恼而又毫无结果,五分钟后它被外来的因素打断了。门敞开了,这时他才重新想起了今天的最后通牒。

“维克鲁塔索夫!”背后响起了伪德米特里的令人厌恶的声音。“你到底想在那里写些什么呢?是遗嘱吗?看过钟吗?时间只差五分钟了。”

“差八分钟,”维克鲁塔索夫用两只手掌遮住标题说。

“与我无关!”迫害者毫不留情地厉声说。“把箱子夹到腋下——滚吧!”

“戈雷内奇^①,”维克鲁塔索夫一面因用坏蛋的朋友中间通用的绰号叫敌人而瞧不起自己,一面开口哀求。“要是你知道……”

“好啊……”伪德米特里没有陷入这拙劣的圈套,而是像野兽般地吼叫了一声,并断然地闯入了房间。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感到极其苦闷。他明白,这一次作抵抗是无用的。他真想把削得尖尖的铅笔扎入伪德米特里的眼中。

“好吧,”他站起来说。“我这就走。我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不过,请注意,靠幸灾乐祸过不成愉快的生日!”

“过得别提有多好!”戈雷内奇高声说,一把抓住可怜虫的后脖领,稍稍拎了拎。被驱逐者只来得及从桌上拿起纸和铅笔,而当他被带到收拾好的那只箱子跟前时,他用另一只手拿起了箱子。他在外

^① 俄罗斯壮士歌和童话中的多头蛇,是恶势力的代表。

厅里朝自己以前的夫妇卧室那个方向大声喊道：

“拉雅！你看一看吧，他是怎么把我……”

强壮有力的伪德米特里打开了房门，把维克鲁塔索夫扔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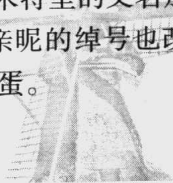
“上衣！”倒霉蛋朝那扇快要砰的一声关上的房门里叫了一声。在楼梯平台上，他抖了一下身子，打开箱子，把刚起好头的手稿和铅笔塞进了已经塞得满满的箱子里。门打开一秒钟后马上就砰的一声关上了，从离弃的天堂的暗处放出了一只身上长有方格花纹的大鸟——维克鲁塔索夫的上衣。

“可恶至极的卑鄙小人！”被驱逐者骂了一句，从地板上捡起鸟状的上衣，双手伸进它的翅膀里。

维克鲁塔索夫垂头丧气地下了楼梯，走出大门，步入可怕而又凶险的、静得像是墓穴的暮色之中。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信步顺着彼得罗夫斯基林荫道，朝喇叭广场方向走去。他头上的天空在作怪。朝上一看，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看到了真正的地狱——像新铺上的柏油似的乌云在升腾和漂浮，上面电光闪闪，眼看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了。

维克鲁塔索夫在彼得罗夫斯基林荫道的这幢舒适的老房子里住了十八年，十八年啊！幸福的夫妇生活是这些岁月的一大部分，而且还有令人羡慕的岳父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科莫夫——莫斯科市拉佐夫斯基区党委一位高官的照顾。现在一切都崩溃了。九二年岳父死了。九四年维克鲁塔索夫成了失业者。九六年妻子赖莎结识了新俄罗斯人阶层中的一个极可恶的无赖，并提出了离婚要求，以便拿失业的丈夫换一个恬不知耻的有钱的丈夫。出于命运的辛辣讽刺，他也叫德米特里，因此维克鲁塔索夫给他起了个从历史上看来是很准确的绰号——伪德米特里。维克鲁塔索夫还把他叫做新德米特里和新赖斯基。戈雷内奇这个绰号是伪德米特里的父名加夫里洛维奇的派生词，但维克鲁塔索夫暗中把这个亲昵的绰号也改成了戈里雷奇^①。不过，他常常干脆称戈里雷奇为坏蛋。

① 意为大猩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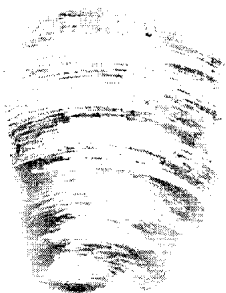
此刻就是这样，他走到喇叭广场，回头朝已失去的天堂所在那个方向威胁说：

“新赖斯基坏蛋！”

接下来的一刹那间，天上开始雷声隆隆。一道闪电击中了一座圆柱形纪念碑，碑顶上塑的是神圣的格奥尔吉在步兵队列里用长矛刺杀蛇怪的场景。不知从哪儿传来了谁也没听到过的可怕的呻吟声。

“嗨，特噜-啦-啦！”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大叫了一声，并急忙朝那里，朝处在神圣的格奥尔吉庇荫下的、为纪念阵亡民兵而立的纪念碑走去。呻吟声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笼罩着令人不快的气氛。好像世界秩序的一切实质马上就要开始爆裂，要把自己的灵魂释放出来。维克鲁塔索夫来得及想到的最后一件事，也就是生活中的主要大事——世界足球锦标赛在继续进行，而荷兰和韩国的比赛他今天极有可能是看不到了。

随后开始了难以想象的经历。



第二章 颶 风

进攻就应该像颶风，否则就不攻。

——贝利

呻吟声猛烈地倾泻了下来，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发出噼啪的破裂声，开始呻吟，开始哭叫。令人觉得，好像塑有神圣的格奥尔吉的圆柱形纪念碑像一根火柴似的，被阴雨天呼出的一口强劲的气吹折了，就要倒塌下来。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吓得甚至给自己画了个十字，虽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信教的人。足球是他的主要的上帝，而俄罗斯就是这位上帝在其上空展翅翱翔的一个辽阔无边的足球场，足球的极大乐趣洒遍俄罗斯大地的时代也即将来临了。

然而，此刻维克鲁塔索夫心里充满了可耻的惊慌感，他真害怕自己活不到那美好的时代，因为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正轰隆隆地朝他飞来，牌上的题词是：“歇口气——掰下一块奇巧^①。”它好像是直接从天上被掰下来的，眼看就要砸到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的身上。维克鲁塔索夫偏偏不想歇口气，他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对俄罗斯足球的未来而言是如此宝贵的生命，因为伟大的雅申在维克鲁塔索夫的梦中现身而后向他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

他拼命地奔跑起来，想要躲开那块致命的广告牌。好像是在劫难逃了，广告牌正是对准他砸下来，仿佛砸的就是这个保守和拥有一

个对世界许多著名足球强国十分危险的秘密的人。然而,维克鲁塔索夫还是幸免于难。可怕的广告构件轧轧作响地撞到了阵亡民兵纪念碑的台座上,没有碰到也没有擦伤秘密保守者。他到了彩色林荫道,那里的强壮的树冠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直打哆嗦。

“我的妈呀,多么可怕!”维克鲁塔索夫身旁响起了一个女人的惊恐的喊声。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一回头,看到了一个年纪与他相仿、容貌十分可爱的女人,他打算稍微鼓励她一下,以便接下来与她结识。阴雨天要比最最好的天气更容易使人们变得亲近,所以维克鲁塔索夫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狂热的念头——今天的住宿处可能有着落了,但他还来不及开口,突然就像是被人托起来,在空中随风飞翔。

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骨子里至今仍旧是个小孩子,他常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在飞翔。比如说,他在街上行走,突然觉得自己肚子里有一种类似于鱼鳔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来飞行的。于是——跳!他已经令行人惊奇地在飞了。当然是在低空飞行,但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飞得更高些,飞到屋顶上方去,降落到某个人家的阳台上,而那里全都是他的朋友,正在举行非常欢乐的会餐,大家都在等他,而他呢——你们瞧,竟从空中飞到了他们跟前。

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飞行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行走状态转入飞行状态的那一刹那显得特别吃力。飞起来,又扑通一声落到了地上。重新飞起来,使劲舞动双肘,笨重地、像一架安-24那样爬高,好像你的肚子上系有哑铃,害怕掉到路上去,掉到飞驰的汽车轮子底下去,慢慢地摇晃着,但还是会获得飞行的信心,在低空中飞翔,心里感到喜悦……

此刻的感觉就像是梦中的飞行,只不过起飞的一刹那的感觉已截然不同,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本人一点也没有用力,好像真的是新赖莎的戈里雷奇类型的强壮的特警队员从两边抓住他的双手,

① 雀巢巧克力华夫饼干的品牌名。

把他拎起来并从空中带出莫斯科，如同不久前人家把他逐出舒适的住宅一样。

然而，看不见的敌人们没有勇气把握有雅申秘密的人永远扔出首都，所以他们带他飞了几米后，让他撞到最近的一棵树的树干上就罢手了。维克鲁塔索夫的脑袋里有个念头突然闪烁了一下就熄灭了，就像一盏烧坏的灯。但是马上亮起了另一盏灯。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一跃而起，怀着一种突然出现的欣喜朝正在发展中的现象看了一眼：

“飓风！我的天啊，多么大的飓风！”他激昂地大声说。“这是更新！这是净化！”

“净化倒是不错，”不远处又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又看见了他在飞行前看上的那个容貌可爱的陌生女人。她也尝到了翱翔的乐趣，现在已经站起来，正在生气地掸身上的尘土。

离他们二十步远的地方响起了可怕的断裂声。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一面诅咒自己的命运，一面开始倾斜和倒下，并把树枝抛向四面八方。女人惊恐地冲到了维克鲁塔索夫身边，于是他右手拎着箱子，左手抓住了她的一条胳膊。

“抱住我！”他大声地说，竭力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周围汹涌而起的新一轮飓风呼啸声、碰撞声和轰隆声。“两人抱在一起风很难把我们刮跑。”

“我很害怕！”女人尖声说。“别扔下我。”

“我送你。送到地铁站好吗？”

“不，我就住在附近。我们一起走吧！”

接下来的一瞬间，天像是坍下来了。如生铁般沉重的暴雨盖住了林荫道，把一切都变成了水泽。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和被保护的人奔跑了起来，吃力地穿越着这道雨墙，犹如历史真相从厚厚的时代层中脱颖而出。狂风在他们周围怒吼，树枝纷纷被刮断，树木被连根拔起。一棵树横倒在林荫道上，不得不从它上面爬过去。

起先觉得好像有可能会发疯,但是当衣服全都湿透后,心里倒感到较为轻松了,想起了戈里雷奇爱说的那句话:“与我无关。”

走到人行横道线后,越过了一道水流,它正代替车流在车行道上奔流。水流得很急,几乎把人冲倒。即将被刮倒的树木的断裂声已留在身后。

“对方的防守即将崩溃啦!”维克鲁塔索夫欢呼了起来。“我们的前锋正在冲击和践踏它。冲!再冲!射门!”

“疯子!”女人大声说,但已经感到开心一点了。“您高兴什么?”

“自然力,我的美女,自然力呀!这种现象本来难得发生。真想不到,在这种日子……”

“快点到遮雨板下边去,我们在那里稍等片刻吧,”被保护人拖着 he 朝一幢不大的两层楼的单独住宅走去,那幢房子的台阶上方有一块不大的遮雨板。他们跑到台阶上,一条条沉甸甸的雨带稍许被挡住一点了。但只是稍许而已——雨水从四面八方飞溅到他们身上。

“多么壮观!”维克鲁塔索夫仍然感到很兴奋。“今天定会改变一切。从今天起周围的一切都将彻底更新。”

“喝醉了吗?”女人开心地问。

“像吗?”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微微一笑,细细地端详她的脸,揣度他能不能爱上这个女人。要知道,他在被逐出天堂,不巧落入飓风中的不幸时刻得到她可不是无缘无故的。她长着浅色的头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角处开心地布满了细皱纹。看来这种女人是可以爱的。

“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被救的陌生女人也对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的外貌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为什么带着箱子?是出差吗?”

“不是呀,”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笑了起来。“我不是出差。我是一条从散发着霉味的河流中被抛入汹涌的大洋深渊的小船。”

“被逐出了家门？”女人猜中了。

维克鲁塔索夫明白，现在去说伪德米特里家来客人前夕最后通牒时限到期，说戈里雷奇多么卑鄙和可怕地把他扔出家门，那是很愚蠢的。此外，他现在看到，这个女人年龄与他并不相仿，她比他年轻十来岁，不超过三十，所以未必愿意怜悯一个被抛弃的失败的丈夫。

“没人把我赶出门，我自己决定离开的，”他说。“我逃出了散发霉味的家庭的幸福氛围。”

“是不是要到情人那儿去？”陌生女人笑了。

“有可能，”维克鲁塔索夫微微一笑。“只不过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叫德米特里。您呢？”

“我叫玛……得了吧！我报出名字，您就会把我称作您的情人。不行。”

“但我已经知道头两个字母了，”德米特里·叶梅利亚诺维奇说。“玛。玛丽娜？玛丽亚？玛格丽塔？”

“也许是玛尔法。或者是玛蒂尔达。”

“还有玛里安娜，玛利维娜，玛格达利娜。好吧，与我无关，”维克鲁塔索夫一挥手说。“我就简单地把你叫做玛。”

“大概我们即将开始浪漫的结交了，”女人娇媚地摇了几下头。“在哪里呢？为什么在这里，在台阶上呢？”她开始细看门口的招牌。“俄罗斯作家杂志《我们的同时代人》。”

维克鲁塔索夫也注意到了著名杂志编辑部的青铜招牌。米宁和波扎尔斯基^①瞪眼看着雨和飓风，而米宁还用一只手指着大自然。

“不久我将带着一部有趣的作品来敲这里的门，”维克鲁塔索夫说，指的是他将在纸上叙述列夫·雅申的秘密并送交《我们的同时代人》发表。说得更确切些，不是说出秘密，而是说，有一个秘密，他

①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均是俄罗斯十七世纪初期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此处指位于莫斯科红场上的雕像。